

中国十大

禁书

姑妄言

禁书



责任编辑 胡 峰

封面设计 冯 强

中国十大禁书

ISBN 7-80595-718-5



9 787805 957185 >

ISBN 7-80595-718-5/G.194

定价:1280.00元(全十二卷)

中国十大禁书

姑 妄 言

原著 清·曹去晶

(下)

远方出版社

第十三回 铁氏女水陆二路齐行 童自大粗丑两鬓并纳

话说这童自大虽然是个财主，在家中终日守着一位其躯如牛，其性如虎佳人，左右所使只剩两枚粗丑之婢。当日虽见过仙桃标致，只呆脸看了一眼，几乎闯了泼天的大祸。后来见了家中略是人形之妇人，怕惹是非，就远远趋避，从来未曾亲近过一个俊妇。他在家中惯了，就是在街上遇见人家妇女，也忙忙低头走过。前次在钱家同钱贵共桌饮酒，看了他那一段风流的娇态，美貌的花容，十分动火。这次满意要来绰趣，不意败兴而返。虽同宦萼众人跑了出来，半路各散回家，他还瞠瞠，不知是甚缘故，问着人又不答应。到了家中，且不归房，走向书房中睡了一会。天色已晚，掌上灯来，心中胡思乱想，欲火按纳不住。他向日买的那苏州小厮，名唤美郎，生得聪俊识字，放在书房中收拜帖管账目杂事，真是一个上好的龙阳。因自来惧内，不敢妄想及此，二者从不曾尝过这重滋味，故此不曾作兴。值他今日一团高兴，无处发泄，竟欲领略领略他这妙股。虽然怕奶奶知道，想道：他今日知道我不在家中，未必就来探听。遂放了胆，刚才要叫，恰好这小厮斟了一杯茶送来。童自大此时色眼迷离，灯下看他那嫩脸红红白白，越觉可爱，情兴勃然。也顾不得内政严肃了，忙就拉过来，搂着脖子，亲了个嘴。那小厮真是行家，更会凑趣，就吐过舌头。铁氏听了，心疑道：“他每日回家就到上房来，今日在外边做些甚事？”也不点灯，叫两个丫头扶着，走将出来。看见书房窗子上灯光明亮，遂走到窗下，将舌尖轻轻舔开一个小洞向内一张。只见童自大两手扳着美郎的胯骨，正干得好。铁氏见了，那还忍得住？真是须弥山红了半边，一腔仇怒直从脚板冲将上来，高声大骂道：“没廉耻的奴才，干得好事。”这一声，如半空中一个霹雳，把一个童自大惊得一交跌在地，动弹不得。那小厮听是奶奶的声音，也吓得魂飞魄散，不及穿裤，光着屁股走将出来，慌忙开门要跑。不想铁氏也正来打门，撞个满怀，将铁氏跌了个仰巴叉，那小厮也一交扑在铁氏身上，爬起来好跑。那铁氏幸得肉厚身肥，不曾跌重。又亏两个丫头扶住，所以不致跌伤。只把屁股敦了一下，阴门震得有些微痛。那小厮见撞跌了主母，也顾不得性命，如飞的不知躲到何处去了。那铁氏口中只是喊骂，两个丫头将他扶了回去。这童自大起初已是吓得发昏，又听见小厮撞倒了奶奶，越发着急，浑身乱抖。想道：这场祸事不小，万万不能饶恕了。

把腰间鸾带解下来，待要自缢，又舍不得这万贯家资。想了一会，道：“罢罢罢，拼着身子与他打骂，大约也还未必就得伤命。丑媳妇免不得要见公婆，料道也躲不脱，上去凭他自治罢。”战战兢兢，一步一怕，走到了房中。见铁氏睡在床上叫疼喊痛，忙跪在床面前，用手替他按摩，道：“奶奶，我该死了，一时错吃了这口屎。打骂由你，不要气坏了身子。”原来这铁氏半日来欲火如焚，吃了几杯酒，淫兴愈炽，满心等童自大回来泻泻火气。听见他在书房中，疑他是醉了躲懒，故此出来，有个就教之意。不想又看见了这一幅活春宫，这一腔火如何咽得下去？虽然跌了一交，他浑身是肉，如何得痛？故意装做着重的模样，好等他来赔罪，自然尽力，可泄这点欲火，有话明日再谈。铁氏见童自大跪在面前，他也不动声色，只假作怒容，道：“你原来瞒了我，同小厮干得这样事。你自己就说，该上甚么罪？”童自大忙分辩道：“奶奶，你看错了，我何尝敢做甚么坏事。我今日在宦哥家吃了几块冷西瓜，又呷了几杯冷酒，回来小肚子疼得很。疼我没办法了，叫小厮拿热屁股替我熨熨肚子的。放着奶奶这样香喷喷的好东西我不受用，反肯去钻那臭屁股门子，当真就到个田地不成？”铁氏明知道他们是干那事，也不认他的犯头，故意冷笑道：“你还说不呆。既然肚子疼，难道小厮的热屁股熨得，我的热小肚子倒熨不得的么？”那童自大以为这一番进来，不知如何打骂，谁知反是一片好话，真是梦想不到。得不的一声便跳起，脱个精光，忙爬上床来，一面说道：“我只道奶奶睡着了，不敢惊动。要知道奶奶还没睡，我早来求奶奶替我熨了。”说着钻入被中，摸见铁氏脱得上下一丝皆无，仰卧着，真像浓浓一床大厚褥子铺着一般，软得好不动火。二人起来，铁氏本来满腔醋气，一则见他夜来殷勤，将功赎罪；二来还要他竭力报效做那春宫中解数，恐一时发将出来，不好收转，只得捺住。但将美郎说他懒惰无用，交与媒人转卖。童自大虽然心疼不舍，但自己免了大祸，已是徼天之幸了，可还敢护庇小厮；只得由他卖去。

这日，宦尊来请他去说话，也没有吃酒，老早回来。路上遇见抬着两口棺材出殡，街上人指指搨搨，纷纷的笑骂。又听不明白，不知是甚缘故，听个家人童清去打听明白了来回话。童自大先到了家，不多一会，童清也来了。说方才那棺材是阮大铖老爷家的。小人去访问，一人说死的一个他的爱妾，就是当年白占去白家的那女旦，一个是他的大儿子。都说是为奸情死的，却问不出详细。你道这死的是谁？原来是阮最。因患时疫，病倒在床。延医吃药，服了几剂，毫无效验，他便不肯再吃。终日昏卧，有时醒来，郑氏同丫头没一个在面前照看。天气既热，又是那心里发烧，一时口渴起来，要杯茶吃，也没人递。害得一丝两气，叫得声又不高，叫上几十声，没一个人答应。等得郑氏同丫头过来，他怒道：“我害着病，你们就就不着一个守着

我，连要杯茶也没有，都躲在那屋里作甚么？难道怕瘟病就过了你们么？”郑氏也不答不睬，次日仍复如是。阮最心中动疑，却也猜料不出。过了几日，觉得身上略好些，隐隐听得西屋有人声嘻笑，又听不明白。他挣了起来，走不得，拿过一根窗户拴拄着，慢慢的挪出房来。见西屋门关着，悄悄到窗外，往里一张。只见郑氏仰卧在一张醉翁椅上，爱奴赤着身子大弄，丫头在后面推搦。阮最气得昏了过去，一交跌倒在地。他三人正做到处，忽听得窗外一声，爱奴忙拔出，走到窗前，向外一张，原来是主人公睡在地下。吓得心惊胆战，向郑氏说了。郑氏也心中着忙，连忙穿了衣服出来。将阮最扶起，抬到屋里床上，撮救了一会，才配转过来。怒说道：“你们做得好事，等我好了起来替你们算账。”郑氏也放下脸来，道：“算甚么账？我不过是个死，还要拉两个伴儿呢。我偷小子该死，那奸庶母的，同偷儿子淫妇，难道又饶得过么？大家将就哑打些罢，不要自搬砖自磕脚，那时才悔迟了呢。”阮最听了这话，声也不喷，只叹了两口气，从此病又反重。郑氏索性竟不过来，日夜都在西屋里，只叫丫头在这边照看他。阮最也无法奈何他，惟有暗恨而已。又睡了月余，才下得床来。他秉气原弱，又病两场，害得恹恹一息。此时八月中旬，余暑未消。他睡得昏头昏脑，只得挣将起来，扶拐而行。过了两日，觉得头目略清爽了些，身子还飘飘的。偶然心中想念娇娇，一来久疏阔了，二来郑氏的事，这一口暗气在心，无人可说，要想去告诉他，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到那里看看。这一去，正是：

并非去看旧相知，却是来寻催命鬼。

那娇娇每常阮大铖父子三人日供他一人之乐，犹未惬意。这一次阮大铖往京里去了，许久未回。阮优又随去了，阮最又病倒。他这一个奇骚极淫的阴户，空闲了许多日子。十数年来从没有的缺典，真捱一夜似三秋，度五更如两忧。这一日心有所思，其实难忍，竟有些要死的样子。走到房门口来，痴痴的望。望了一会，不见人影，心中犹如火炽一般，十分难耐。正将一双手缩在衣内，将门前后户不住抠挖，口中咨叹息。忽然见阮最走了来，如从天上降下一位救命王来了。忙伸出手来，两手捧住。同到房内，叫赛红在外边看着，忙拴上房门，把阮最搂在怀中。坐在床沿上，说了无限相思的话。一会儿含含他的腮，咬咬他的颈，又吐舌到他口中，互相吮啜。一会胸儿厮偎，口儿相接。又弄了好一大会，娇娇方满心快畅。正在得意之时，觉得阮最的阳物在阴中跳个不住，知他是又泄了。只见他身子平伏了下来，垂着头，闭着眼，动也不动。娇娇急看他时，已脱了阳死了。吃这一惊非小，忙把他推下身来，摸摸口中，一丝气也没有。此时他的阳物虽软，浑身倒都硬了起来。自知阴中他泄的阴精淌了大滩，吓得没法了。左思右想，无计可施。只得穿上衣服，滴了几点泪，拿了条汗

巾在栏杆上，将头套入。有四句打油说道：

淫乱还须有肺肝，缘何苦苦只偷奸？

今看悬索悲啼际，应悔多贪一晌欢。

过了许久，赛红在外观风，待了半日总不见动静。疑是他二人弄乏了睡着，恐有人来撞见，走来推门，要叫他们。门是插着的，推不开。叫了几声，也不见答应。走向窗洞中一张，见娇娇吊在床栏杆上，慌得跑了出来，喊声救人。那阮大铖的正妻毛氏听见，问他叫甚么？丫头道：“我姨娘上吊呢。”毛氏暗暗欢喜。你道何故？这毛氏少时生有几分俏丽，在家做女儿时就毛手毛脚的。不待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竟自己暗嫁了他的表兄韩继寿。他父母也有些知觉，恐丑声败露，意思也就要将二人配合。不想韩继寿得个怔忡病死了，没有把破女儿留在家一世的。后来恰遇阮家来求亲，就嫁了与阮大铖。成亲之夕，阮大包知他这件鲜品是被人尝过新了，要他退回去。毛氏再三跑着哀求，乞存脸面，只求占这一个正室的虚名。要娶妾置婢，悉听尊意，不敢稍忤。阮大铖因岳家也是科甲世族，送回去彼此无光。又图他赔的妆奁丰富，也便留下。先也是把他虚设着的，总不沾身。后来寻了几个妾婢颜色皆不如他，想起他做女儿便会自己嫁人，定有一种风骚可取，又从新同他亲热起来。不意他骚淫得十分有趣，枕席之间，那一种极淫浪的妓女，也没有他这一段骚致。阮大铖素有骚淫之性，今遇骚淫之人，弃其贞而取其骚，颇自相得。十数年来，只他生了阮最、阮优两个，别的婢妾皆无所出。后因得了娇娇，不但美过于他，且年又少艾，骚淫更胜。此时毛氏也四十多岁，骚淫难胜当日，无奈面孔减了许多丰韵，就把他打在赘字号听提去了。毛氏虽不敢明明吃醋，这隐恨在心十有余年。今听得他自己上吊，巴不得死了，真是：

拔去眼前钉，挑却肉中刺。

犹恐去快了又救活转来，故意慢条斯理，迟了一会，才叫人下边去叫仆妇们上来，进房去解救。众妇女到了那里，见门拴着，打开窗户进去，见床上精赤条条还有一个。仔细看时，原来是大相公，忙去报知奶奶。毛氏正在那里私心窃喜，想娇娇这一死了，阮大铖必定还来同他寻旧好。忽听见儿子也死了，一面哭着，如飞的走来一看。见儿子精光着死在床上，褥子上许多遗精，就知他是把儿子弄死了，然后急上吊，抚尸痛哭。郑氏知道了，也干嚎着跑了来。此时一家妇女都到，大家动手替阮最穿了衣服。娇娇已解下来，久矣断气身亡。郑氏假哭着丈夫，还伸手到娇娇裤裆中，把阴门拧几下，以抒向来之恨。毛氏把赛红细细拷问，赛红把娇娇同他弟兄两个怎么样通奸，起先是母女吃醋，后是兄弟争锋，怎样和好了，一个弄前一个弄后，又怎样背着，把历来他三人所作的妙技，都详细说了出来。众妇女听得无不掩耳唾笑。毛氏才知（知）他二人是久交，今日做了同生同死的厚友。

又听见连小儿子也有奸情，恐阮大铖回来，倒难为阮优，再三嘱咐众人隐瞒，连这两个都说是瘟病死的。这丫头留着到底恐有泄露，忙忙叫人领去卖了。放了数日，阮大铖在京，值魏璫事坏，父子抱头鼠窜，星夜逃回。又见爱妾长子双亡，吓了一跳。因在有事之秋，自己身家性命还不知如何，也顾不得查问他二人如何死的。只大哭了一场，也不开丧出吊，救叫人抬出去埋葬了。倒是阮优哭得伤心，也不敢明哭娇娇，借着哥哥的尸灵，哭心上的人。听见花氏告诉他说娇娇是吊死的，越发伤心。一日两三场哭，饮食不思，眼也哭肿了，喉也哭哑了。别人看他，好个爱长兄的悌弟，那知他是个想庶母的孝儿？毛氏虽叫人瞒，家中仆妇人嘴众多，三人口阔一尺，如何瞒得住？早已哄传里巷，刚刚只瞒得阮大铖一人不知。所以出棺这一日，街上人指搦笑骂，就是这个缘故。童自大叫家人去问，人如何好详细相告，只说奸情而已。童自大听了，也不在意。恐铁氏昨晚之事未能尽释，忙忙走到上房，铁氏道：“你今日往那里去的，来得这样甚早？”童自大讨好道：“宦哥打发人来请说话，我往他家去的。因心里挂着的奶奶，酒饭都没有吃，就赶忙回来了。”铁氏因想起昨日的春宫图，取出来向他道：“这东西是那里的呢？”童自大一见，吓得面容失色，答应不出。挣了一会，道：“这是大舅姆娘家大哥的家谱，我借来看的。”铁氏笑着道：“不要胡说了，他家二十四代都是做这事的么？我不怪你，只问你那里得来的这样好东西，不拿来我看，放在外边做甚么？”自大见他毫无怒色，放了胆，顺他口气答道：“是我在一个铺子里看见画的有些趣，借了来，要送与你看。恐怕你恼，故不敢拿进来。”铁氏将一张三四寸阔的蟠桃口咧到耳根，笑道：“你真是个呆子，这样稀奇的好东西，我看了为甚么发恼？但恐那铺子里来要，怎么办？他不知可肯卖，买了他的也罢了。”童自大道：“我是扯谎哄你，怕你嗔说拿银子买这东西。我是买了来的。你若爱，只管长远留着。”铁氏喜道：“这却好。我想你怎么越发呆了，拿银子买这样好宝贝，我怎肯嗔你？不强似当日买监生么？你想想，这东西有多少用。你买了那一张监生的纸来，放了这几年，可有一点用处么？”他坐在凉档上，叫童自大坐在他怀中，将春宫放在桌上，二人细细同看。指指点点，说其中妙处。那铁氏看得勃然兴动，放细了喉咙，做娇声问道：“你得了这书，也会同人做这个样子么？”童自大道：“我除你之外，妇女们连看还不敢看他一眼。就满心要试，叫我同谁去做？”铁氏将他脖子咬了一下，笑道：“难道定要同别人试？我不是妇人，就做不得的不成？”童自大此时坐在他腿上，如靠了一大厚椅，背垫了一个绵软坐褥，已经兴发。又见他斜着双眼，温温柔柔。每常见那凶暴之气，一点俱无，从未经此光景，遂道：“怕你不肯，我收不得呢。趁时就试试罢。”次日，童自大起来，想道：我看奶奶的那件东西实在有些怕人了。靠着我这

个匪物，想图他欢喜，是再没用的。我常看见那角先生，得一个大大的来送他取乐，才可以换得他的后庭，但不知在那里卖。吃罢早饭，走了出来，问那家人童禄道：“你可知道卖角先生的铺子在那里？”童禄道：“郭先生的铺子倒知道。他教着二三十个学生，就在这大街口上，我家的当铺隔壁，倒没有听见他卖不卖。家里又没有小相公，老爷要买他教学么？就是教学，雇他也罢了，又买他做甚么？”童自大笑道：“蠢才，我问你的是那牛角做的角先生。好好的，问那郭先生做甚么？”童禄道：“哦，那个么，在承恩寺斜对过魃黑的那一条廊底下有几十家卖他，老爷到那里要几担也有。老爷要买得多，小的跟了去挑，也饶他几个来顽顽。”童自大听了，又好气又好笑，骂道：“蠢才，屎养的，那东西要几做做么？想留着传代么？”他袖了个银包，也不带人，自己步到廊下。走入时，香气窜脑。到一家铺内，见摆列着无数。童自大拣了一个比他阴物粗长些的，那开铺的道：“尊驾买他作何用？”童自大不好说买了送他夫人，扯谎道：“要同人玩戏做酒杯。”要知这件东西是件冷货，做他的多，买他的少，不过是发卖与过路客人。见他说买了吃酒，巴不得总成他多买几个。说：“要嫖婊子顽耍的，妇人中那里用得这样大物？”又取过一个至小的，道：“这留给量窄的人吃。”童自大想道：据我看起来，这个大的或者竟用得呢。若买了这个二号的去，要不中用，岂不白走一回？索性都买了罢。问道：“你这三件要几个钱？”那人听他问这话，心中忖道：“原来是个大利巴，我且烹他一点。便道：“买这样东西是论不得价的，只在尊意。若遇了出手的大老官，甚么十五两，万不然照本钱二两银子是一分少不得的了。”童自大从不曾买过，不知价值，又不好争讲。他平素极吝，此时竟慷慨起来，说道：“银子便依你二两。有甚么好春方，送我些做搭头。”那人这三个角先生值不过三五钱银子，因见他是外行，故拿大价哄他。谁知他一口就依了，满心暗喜，说道：“既承照顾，只是难为了小铺些。”就取过一根白绫带子，有五六寸长，中一段装着药，说道：“行房时将这带子束在根下，比每常分外坚久粗硬，一根可用五七次。尊驾若试验果好，下次还求照顾。”拿一张绵纸，同那角先生包在一处。童自大打开银包，称了二两足纹给他。拿了回来收着，晚间听用。一宿晚景休题。次日，童自大不在家中。铁氏饭后独坐自思，人说见识见识，不见不识，果然不错。一时口渴要茶吃，叫了几声丫头，不见答应。只说他们去偷睡，遂起身到彼边来。听见屋里哼哼唧唧声唤，惊道：“难道是他回了？在这里偷丫头么？”悄悄一张，原来两个丫头学主人主母的样子呢。”那铁氏忍不住笑道：“小淫妇们也会这样作怪。”兴之所至，就叫他二人来杀火。把童自大倒似有若无，他弄也罢，不弄也罢，不似当日拘管，把那前番非打即骂的样子全尽蠲除。那童自大见他放松了，也竟公然躲了身子，偷空同两丫头弄耸。那丫头的模

样虽丑，较主母还妖娆些。且这两年妙物紧而且嫩，童自大得意是不消说的。就是两个丫头也甚恋家主这根皮裹纯筋的家伙，比那光骨头的先生有趣些。况且那个二号的，主母又收去为后庭之用，只剩个小物，太觉不堪，所以遇便就与主人公沾在一处。铁氏就是看见，只做不知。一来念童自大荐贤自代之功，二来时常要这两个丫头两手维持之力。因此爱心一萌，威不复作矣，他这一家从此倒和气许多。铁氏的咆哮竟化为乌有，此皆童自大请先生之力。

再说阮最的妻子郑氏，也是个头号骚淫之物。阮最在日，因不曾领教过他的妙上，反嫌他死相，不会风流，别恋着娇娇。撇得他冷清，他便风流起来，也就偷上那爱奴小厮。只好暗地风流，却不敢放肆。偶然遇便偷弄一下，一来做得隐秀，二来这小子是阮最心爱的，故不疑他，所以不曾露出马脚。十数年来，这小子已长成一条大汉，专一酗酒肆恶。阮最念向日之情，每每护庇他。自阮最病中害得七死八活，郑氏胆子就放了些，时常在西屋里同他做那一件乐事。后虽被阮最看见，他不久又死了，郑氏更无忌惮，一个月中竟有十数夜暗暗叫他进房陪宿。虽然爱奴的阳具不甚雄壮，却身强有力，颇得郑氏欢心。这郑氏因向年丈夫说他死，他后来看见娇娇那些态度了，也学得扭头捏颈，抿嘴咬唇，未语先笑，浑身颤巍巍动个不住。就像年下卖的闹攘攘一般，走动两边摇晃，好似一个美人灯，一风都吹得倒的势子，风骚得异常。也不像个寡妇，每日描眉画眼，嘻嘻哈哈，那种浪态，令人看得好不肉麻。竟连阮大铖一个老汉而兼公公之人都看上火来，想算计他的那一点风流孔窍。虽不好骤然下手，但见了面由不得就做起光来。那郑氏是个伶俐妇人，也就看破了几分。这阮优也久矣看上了嫂子，当日因哥哥在，不敢放胆。今哥哥已死，他就想学起陈平来。见嫂子才三十多岁，妖妖娆娆，活狐狸精相似，好不风骚，魂魄都被他摄去。间或找牙擦嘴调戏他两句，他也似推似就，如送如迎。要想法弄他一弄，但不定他的心肠，恐怕不从。一时喊叫起来，怎么处？近日风言风语，听得说他老子在郑氏屋里，大白日关着门，不知做甚么要紧的事，好一会才出来。他心中暗想道：“嫂子既然肯偷公公，不是甚么贞节的了。况我岂不比老了少壮些，他可有不爱我之理？遂日日在郑氏房中走撞，坐着说闲话。偶没人，就说句把风流话儿勾引他。那郑氏也不恼也不答，只抿着嘴笑笑，或斜瞅一眼。一日，阮优笑着向郑氏道：“我昨日听见人唱一个劈破玉儿，很有趣。我唱给嫂子听听。”遂唱道：

小寡妇上新坟，身穿着重孝。拿着香，提着纸，直哭到荒郊。
见新坟，忙下拜，把我亲夫来叫。实指望与你同偕老，谁知他半
路里把奴抛。我捱不得这冷冷清清也，夫君呵我要去偷小叔了。

郑氏瞅了一眼，笑笑不做声。笑者不可测也。阮优笑道：“当日

这里道理我就不明白，譬如这嫂子，总是别人家的女儿，既嫁得哥，就嫁得兄弟，何必分甚叔嫂？何必竟像男人一般，娶了姐妹两个，一个做妻，一个做妾。这女人丈夫，倘那家有弟兄两个，何不把哥哥做了妻，兄弟做了妾，那些儿不好？嫂子你说我想的可是？”郑氏笑道：“嚼舌根的，你的婶子明日就是这样。”阮优笑道：“我要兄弟，早叫他嫁了，那里像嫂子这样古板。”郑氏也不答他，只是笑。阮优道：“晚日见人新编的小寡妇闹五更的角扭丝儿，作得果好。我唱给嫂子解闷。”

一更时思夫，过黄也么昏，思量年少俊卿卿。好伤心，缘何撇我赴幽冥。奴身独自苦，带影共三人。想亲夫，真个心肠硬。空房孤守，误我青春。痛断肝肠，泪珠也倾。我夫啊我恨卿卿，又把卿卿恨。

二更里思夫，月上也么阶，当初指望永和谐。泪盈腮，撇奴独自好难捱。罗衾空半幅，绣枕半边歪。泪珠儿湿透了香罗带，翻来覆去好伤怀。痛的夭亡，我命也乖。我的夫哪我带孤辰，命把孤辰带。

三更里思夫，月正也么明，猛然梦里遇亲亲，放悲声，怀中接抱诉衷情。离愁肠万结，未语泪先倾。正绸缪，忽被钟声震，醒来仍自拥孤衾。桌上的残灯，乍暗也明。我的夫哪我伤情，真个伤情闷。

四更里思夫，月转也么西，翻身侧耳听啼鸡。好孤凄，罗帏寒气逼香肌。他人鸾凤合，我独子规啼。闷杀了奴，受这孤单罪，思量转痛转伤悲。就是那蝼蚁，也效于飞。我的夫哪我为谁来，却把谁来为。

五更里思夫，天色也么明，无眠整夜断人魂。恨夫君，为伊苦守也无因。贞节虽有，难轮到在身，倒不如转嫁图欢庆。那时节，携手赴鸳衾。被底的风流，乐杀也人。我的夫哪恨凭君，凭君恨。

五更已罢天将晓，日上三竿了。对镜理容减，叹我青春小。细寻思，我去做新人好。

《清江引》

郑氏听他唱得既好，又打动了心事，长叹了一口气，复笑道：“我知道这个曲子就是你这个烂心的编的。”笑着恶毒毒瞅了一眼。阮优见有几分光景了，就思量要做实在事了。心中想道：我那一溜到他屋里躲着，等他睡熟了，然后下手。倘偷上了，或者他尝着了滋味，不致变脸。古人说，色胆如天，要不放大了胆子去做，等到那一日才得成就？主意拿定，时时刻刻在郑氏房中来撞几会。一晚，天黑了，他到郑氏房中来，不见人影。他心生一计，闲入床后一个僻静处蹲着，

等他回来下手。原来郑氏被大铖请了去，到他一个妾房中，做些不三不四的雅事。那个妾只图主公欢喜，那管他公公媳嫂该弄不该弄。还在外边听梆声，替他观风。你道这件事是如何成就的了？那阮大铖素心只贪淫，自娇娇死后，无可行乐之人。毛氏虽骚淫可取，但五旬外的老嫗，有年纪了。一时高兴，忽然注意到郑氏身上。想道：他少年寡居，未必不思快乐。看他的姿色，可与娇娇相匹。论他的身段举动，比娇娇还骚浪些。可以计擒之，娱我老景。想了一番，他有一个妾是扬州人。原是个瘦马买来的，他就姓马，行六，叫做马六姐。阮大铖同他戏耍，常叫他做马泊六。他比众妾乖巧些，又识字，又会些弹唱。当初娇娇在日，阮大铖就独钟爱他些，娇娇死后，自然数他是第一个爱宠了。一日，阮大铖在他房中，坐在椅子上，接他在怀内膝盖上坐着，笑对他道：“我有一件事，你若替我谋成了，倘不泄露，我同娇娇当日一般待你。倘或你奶奶要死了，我就立你为正。你可肯替我做么？”马氏笑道：“老爷这话就奇了，我的骨头肉都是老爷的，叫我死，敢不死么？要叫我做甚么，我还敢不尽心。我也没福想做奶奶，只要老爷另眼一眼就够了。”阮大铖搂过他脖子，亲了个嘴，他就连忙送过舌头尖来。阮大铖咂了一下，道：“且说正经话。”着马氏缩了回去，阮大铖笑着附耳朵说道：“大媳妇着实风骚，我心中十分爱他。你想个法儿弄到你房中来，我同他了了心愿，你心下如此？”马氏笑道：“老爷不说到这里，我也不敢说，老爷若勾搭上了大娘子，也只算得个眼前报应。”阮大铖惊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”马氏道：“当初娇姨在日，同大相公厚了多年，只老爷一位不知道。后来两个人还是同死的，奶奶叫瞒着老爷，所以没人敢说。”阮大铖细问缘故，他把娇娇如何将阮最弄死了，急了上吊的话，细说一番。阮大铖听了，道道：“既如此说，越发放他不过了。”马氏想了一会，道：“明日如此如此，老爷打点精神做新郎就是了。”阮大铖大喜，被他说上兴来，同他弄了一度，以当起媒。到书心中养精蓄锐，以待明日大举。

却说次日早饭后，马氏到郑氏房中来。见郑氏靠着桌子闷坐，手托香腮，心中不知想甚么呢。原来郑氏性虽淫滥，当日有阮最在，不敢放肆，偷上了爱奴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近见丈夫已死，没了管头，便放大了胆。又见爱奴不似当日小心殷勤，甚不惬意。时常见阮优到屋里来撞，不但爱他精壮。想起娇娇阮最死后，那丫头说娇娇怎样爱他阳大力强，又怎样在行会弄，满心要勾搭他。又回想，我先下手，未免为他所轻，须等他来动手方可。却只见他嘻皮笑脸，言语勾搭，并不见他动作，是甚缘故？又想，他那个样子，决放不过我，不过稍迟日子。但只是就同他偷上了，到底怕人口声，吹入公婆耳内，不是儿戏的事。我见公公这时见了，眉目中那光景，像有些怪。看他虽说不出口，也像是爱上我脐下的这件东西。他虽老不济事，要是同他勾上

了，连婆婆也不敢多管，这一家还怕谁来？那时可以任我行事。但我做媳妇的，怎好去调戏公公，怎样才得谐这一件美事？心中左思右想，正想得火发。忽看见马氏走来，连忙站起让坐。马氏道：“大奶奶做甚么呢？”郑氏道：“不曾做甚么，闲着无事，在这里打盹。”马氏笑道：“我看大奶奶今日红光满面，像有甚么喜事一般。”郑氏叹了口气，微笑道：“一个寡妇，有甚么喜事到我？”马氏也笑道：“天地间的事，那里定得？焉知今日你就没喜事？”郑氏笑道：“我看你喜气洋洋的，倒像昨夜得了甚么喜事一般。”马氏笑道：“我守着老爷，这是常事，那里算得喜？像你寡妇着遇了这巧宗，才算得喜呢。”两人笑了一会。马氏道：“大奶奶既然闷倦，到我那里走走，说说闲话。我还有一件好东西给你看看消闷去。”郑氏笑道：“怕老爷到你房里来，有甚么要紧的事。我在那里，恐误了你的，你好抱怨我。”马氏笑道：“一个亲公公媳妇，我就有甚么事，也不消避得。你就在傍边看看解闷也好。要看上兴来，你也就做一出，又不是外人。”两人又笑了一番。那马氏立起，拉着郑氏的手，对那丫头道：“你好好的看家，我同大奶奶走走来。”二人携手出门，同到马氏房中坐下。闲话了一会，渐渐说到那村淫房闹之事，又笑道：“大奶奶，亏你这样少女嫩妇的熬得，要叫我，就要急死了。”郑氏笑道：“少没廉耻罢，说着害牙碜。你方才说有甚么好东西给我看看散闷呢，拿出来我看。”马氏笑道：“有有。”遂将阮大铖所蓄的春宫手卷册页拿出来他细细赏鉴。内中一幅一个老儿同少妇干事，马氏笑道：“这两个像是公公同媳妇爬灰的样子。你看这个老儿画得活像老爷，这个妇人活像你。这个画画的人也奇，怎把你两个的行乐图先就画出来了。”郑氏笑着将他拧了一把。笑了一会，两人又看了多时。马氏一幅幅指点说内中的妙处，要引动他的春心。看得那郑氏面上火攻上来，红一阵，白一阵，不住嘻嘻的笑。看完了，马氏叫丫头拿上果碟来摆下，并鲜甜久下的酒其斟了一杯，送给郑氏，道：“你看了那宝贝，为一来，吃一杯浇浇心火。”马氏因受了阮大铖之托，叫人去寻了这陈封缸酒来让郑氏。那郑氏不会吃酒，推醉不饮。马氏道：“这酒象蜜水一般，是不醉人的。大奶奶不信，你尝一口看。”郑氏尝了尝，果然甚甜，被马氏苦劝，吃了有三四钟。又坐了一会，觉得头目发晕，四肢瘫软起来。说道：“不好，我醉了。头眼发迷，身子独软了，我回去罢。”站起身要走，却晃晃荡荡，把持不住。马氏忙扶住他，笑道：“你那里是醉，这是少年人寡居久了，这些时没人杀火。方才又看了那件有趣的宝贝，不觉欲火上攻，除非得个趣人儿泄泄火就好了。”郑氏也笑道：“我听见说老爷叫你做马泊六，就替我去寻一个来”马氏笑着道：“这在我，要高等媒的呢。”郑氏笑着要走。马氏道：“你既然头晕，且在我床上睡睡着。”郑氏道：“恐怕老爷来呢。”马氏道：“他今日出门了，大约还未必回来，你只管放心睡。”扶他到床

上,说道:“你穿着衣服睡不安稳,把上盖宽了罢。”那郑氏朦朦胧,任他将上衣脱了,只穿一衫一裤,替他将被盖上。不多一会,见他已经睡沈,忙叫丫头到书房里去,快请了老爷来。阮大铖欢喜如狂,搂过马氏的脖子,亲了嘴,道:“你且看着门去,我自然厚报你这马泊六。”马氏笑道:“你只管放心。但要你拿出老手段来弄,我替你观风去。千万不要到门就没谢帖,出了丑,我就不管了。”说着,笑了出去,带上了门。阮大铖忙上床,脱光了,爬上身。弄够多时,动不得了,方才歇手。二人并枕而卧,阮大铖搂着他,道:“我此后一得空,常叫马氏来请你,你就来。”郑氏道:“恐怕人知道了,不好意思的。”阮大铖笑道:“笑骂由他骂,乐事且同干之。做得隐密,也不妨事。”郑氏要起来,道:“我去罢,怕有人来撞见。”阮大铖犹依依不舍,还抱着亲了几个嘴。在他伸过舌头来,郑氏微笑不肯。大铖嘴对嘴道:“亲亲儿,弄都弄了,还怕甚么?”郑氏佯羞带笑,将舌尖吐了些须,阮大铖咂了几下,把手拍着他脊心,道:“我的儿,我这几根老骨头要送在你身上。”又把双乳咂了咂,才放了他起来。二人穿衣下床,阮大铖来开门,那马氏笑嘻嘻向郑氏道:“恭喜,我替你寻了杀火的乖儿,你拿甚么谢我?”那郑氏红着脸,笑着瞅了一眼,道:“坏人。”便往外走,马氏叫丫头送他去了。过了几日,阮大铖又叫马氏约了他来高兴一番。如此多次,人总不知。郑氏把他十数年未曾发泄出来的技俩,全全施展。较之娇娇,骚淫虽不相上下,而柔媚过之。毛氏则卑卑不足数矣。

阮大铖疼这媳妇真不啻活宝,好头面衣服,瞒着毛氏,无样不给,每日吩咐厨上,收拾上好饮食供给。又怕人动疑,向毛氏道:“媳妇青年守寡,替我家争气,理该分外待她。”那郑氏见公公疼爱温存,比阮最当日胜过十分,也自输心贴意。一日,又在马氏房中作乐,阮大铖道:“你这里固然好,未免马氏在外面碍眼。我还罢了,你到底心里不得畅快。又不敢脱光了,恐一时有人来穿不及。我想要到你屋里去,才得放心快活。只因你那丫头在跟前,瞒不得他,恐他口嘴不好。倘或传开了,虽然不怕甚么,到底没趣。想不出个妙法儿来,怎么办?你可有甚么好主意?”郑氏道:“我也是这样想。除非把丫头你也弄上了,才得安稳。”阮大铖把他搂得紧紧的,道:“我也想地这个法子,恐怕你多心,不好说得。既然如此,你明日打发他来,我自有的法,这样这样的行。”郑氏应允。到了次日,阮大铖在毛氏房中睡午觉。马氏知他们的计,避到毛氏上边去,丫头也带了同往。那郑氏在房中看那日色,知到了相约的时候,叫丫头道:“你往马姨娘房中,有我昨日要的样儿,去取了来。”那丫头去了。到了马氏堂屋里,叫了一声姨娘,不见答应,伸头往屋里一张。阮大铖故意问:“是谁?”丫头道:“是我?”阮大铖道:“你来。一个人也不在跟前,你把我的夜壶拿了来。”那丫头到窗外拿了夜壶到床前。那丫头道:“我去罢,恐怕奶在。”阮大铖

道：“不妨，我还有话问你。你大奶奶这样少年守寡，他也想人弄么？”那丫头道：“嗷哟这也是你公公口里说的话？”阮大铖笑道：“呆丫头，妇人家那个是不想弄的？说顽话何妨？”丫头道：“他说想弄，他也不肯告诉我，我如何知道？”阮大铖道：“你只看他间或日间坐着长歎短叹，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稳，那就是春心动了。”丫头道：“这倒有些。”阮大铖道：“我倒爱他得很。你几时拿说话儿勾他，他要同我弄上了，我重重的赏你。”丫头道：“你老人家不害羞？一个媳妇也想弄他。”阮大铖亲了他个嘴，道：“呆奴，人说肥水不落外人田。我的媳妇我不弄，设或他骚将起来，同外人混弄，如何管得他？你只留心，我明日先赏你几件好衣服簪捧，后来还配你一个好汉子。”丫头道：“一时他恼了打起来，你顾不得我。”阮大铖道：“不妨事，你只管上心去做。”床头间摸了一锭银子与他，道：“这赏你买果子吃。”那丫头喜孜孜接了，道：“多谢老爷赏。”身边无处收放，就拴在裤带头上。阮大铖笑道：“你若做成了，还有重赏呀。”那丫头穿上裤子，笑嘻嘻去了。回到房中，郑氏忽然怒道：“你为甚去了这半日？”丫头道：“姨娘不在屋里，我等了这一会。还不见来，怕奶奶望我，才来回话。”郑氏道：“你还瞞我，你头发都乱篷篷的，同谁顽去来？你可实说，我不打你。”那丫头死说没有。那郑氏是心照的，就把他衣裳一掀，那丫头不曾防备，被他掀开。见他裤带头拴着一锭银子，故意惊怒道：“了不得，你原来做贼去来，是那里偷来的？快快实说，不然活活打死。”那丫头白瞪着两眼，无言可答。郑氏取了一根窗子栓，狠狠要打。那丫头急了，方说：“是我才上去，老爷赏我的。”郑氏道：“我不信，老爷为甚么赏你？”逼之再三，方说：“老爷拉我睡觉，才赏我的。”郑氏道：“还同你说些甚么？”丫头道：“没有说别的。”郑氏道：“我倒不打你，你还不实说。”那丫头也有些乖巧，见郑氏虽说要打，却不甚怒。这丫头当日被小主人弄了无数，偶有小过，尚不免捶楚，只有威而无恩。爱奴更弄得多，要一根糖吃还不肯。今蒙老主一幸之爱，就与银子，又许衣服簪捧，感恩不尽。想起老主相托的话，暗道：我顾不得，竟实说了，看你怎样？遂道：“老爷问我，奶奶可想人弄，我答应不知道。”就把阮大铖的话细细说上。郑氏道：“我就不信老爷有这话，定是你白说的，你请了老爷来对，若真就罢。若是说谎，我了不得。”那丫头道：“我去请老爷，奶奶只管对。”忙忙又走上来，阮大铖同丫头弄了一度，乏了，正然睡着。那丫头见没人，掀开帐子，推醒了，道：“你家我奶奶要打我呢，哪儿来请老爷去对话。千万不要害我打。”阮大铖满心欢喜，穿裤着衣，悄悄的同那丫头到郑氏房中来。郑氏迎着让了坐下，他笑着道：“方才这丫头说了许多的话，果是老爷叫他说的么？要是说谎，我要打他。”阮大铖道：“与他不相干，是我说的，不要难为他。”望着门，向那丫头把嘴一努。那丫头也懂局，佯徜出去，把门带上，阮大铖搂着郑氏，亲了个

嘴，道：“你好妙计。”两人相携同到床上，脱得精光，放了心痛乐。相搂相抱，睡到日暮方散。次日阮大铖果然悄悄赏了那丫头几件绸绢衣服，并数根簪棒，嘱道：“人若问你，只说奶奶赏你的。”那丫头欢喜得了不得。那丫头得了衣饰，拿与郑氏看。郑氏叫他收起留着穿，从此后也分外待他亲厚。那丫头感恩不尽，巴不得他二人时常大弄，以做报恩的一件事。或无人处见了阮大铖，便道：“我的奶奶在屋里头着呢，老爷何不顽顽去？”或见了郑氏闲坐，便道：“奶奶闷得慌，我去请老爷来罢。”如此者多次。那阮大铖虽到了郑氏房中，恐太走动了，被人看破。也还常约了郑氏到马氏房中作东，却叫丫头随着，以免人疑。一日，中伏天气，郑氏午间洗了个澡，上床去睡。丫头也接着水洗了，正在堂屋坐着春盹。这日，大铖正得了些好春方，要来同郑氏试验，悄悄的进来，见那丫头打呼，把他鼻子一捏。他惊醒来，见是老主人，忙站起身，笑道：“我倒没有骂呢。”阮大铖搂过来亲个嘴，道：“小油嘴。”低声道：“你奶奶呢。”丫头道：“才洗了澡睡觉呢。”阮大铖才转身，那丫头道：“老爷请回来，我有话对老爷说。”阮大铖笑着回过来，道：“你说甚么？”丫头嘻嘻的道：“不说甚么。”阮大铖道：“小奴才也哄我，我知道你是急了，要弄弄的意思。也罢，我救救你。”送同他在椅子上略略见意，要留精神去对付郑氏。走到房中，揭开纱帐，见郑氏上下一丝也无，面朝里卧，如一个玉人。怀中抱着个竹夫人，条腿跨在上边，睡得正浓。古语说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来往多次，也就有人知道。但阮大铖系一家之主，谁敢多管？微有风声吹到阮优耳内，故此也就想下手。他这日郑氏因去孝敬公公，故此房中无人。阮优在床后等了好一会，郑氏同丫头月光下回来了。此时房中月色映得大亮，也不点灯。时已夜静，就脱衣而寝。阮优听得他在床上翻翻覆覆了一会，不见动静，微有鼾声，知是睡熟。他轻轻走出来，到了床前，脱光了上床来。掀开帐子，一见月光映得明明白白，郑氏脸向床里睡着。慢慢揭开被一摸，……

你道这郑氏他也是个宦家闺秀，比不得娇娇出身微贱，怎么就淫贱无耻到这样地位？凡事有个来历，必须叙明始末，方知道内中的缘故。他的祖父在嘉靖时系严嵩的门下，阿谀他父子，深得其欢心，官直做到户部侍郎。严嵩事坏，世蕃伏法之后，他见到了泰山，方才告老归家，却也弄了许多宦囊。郑氏的父亲叫做郑钰，是荫生出身。做刑部员外时，因父亲老病，便告了终养回家。他母亲早故，你父亲跟前有一个少年姜姜，姓姬。才得二十多岁，十分宠爱。常对郑钰说：“我今年老多病，全得这女妇早晚扶持，着实殷勤。我若死后，可择一个好人家将他嫁去。”屡屡嘱咐。到了临终时，忽然变了舌头，又向郑钰道：“此女随我将及十年，我心甚是不舍。我死后可留着替我守灵，切不可遣嫁。”原来郑钰素常爱这姬氏，背了父亲的眼，常同他调情勾

引。两下都有私意，却不敢大胆宣淫。郑钰听了老子临终的话，心中暗喜。竟充了常时的治命，从了临危的乱命，将姬氏留下。他父亲枢尚在家，众人都在棺材左右伴灵，他二人眉来眼去。一日，偷得有空，两个到他父亲房中榻上，便成了苟合的事。姬氏伴了这老儿多年，有夫名而无夫实。经的是面筋般阳物，今尝着郑钰这有骨头似的硬具，始知人道之乐，其喜可知。他父亲死后不上一年，这姬氏便生了一女，就是郑氏了。郑钰虽瞒了众人，假说是他妻子所生。外人也就有些知道，但系闺房秘密，各人家务，谁人管他闲事，去声扬露他？后来满服起补，他拜在魏璠门下。仗魏璠之力，骤升显职，官至大理少卿。虽不曾如阮大铖诸人依附作恶，免不得也是阉门鹰犬。他与阮大铖都是同类，故当年结了亲家，图彼此扶持。后来魏璠伏诛，他罪在三等，革职而已。这姬氏名虽是他亡父之宠，暗地竟做了他的小星。你想一个做官的人，受朝廷恩典，不能为皇家出力，父子皆在权相逆璠门下阿谀以图富贵，就该万死了。且恣淫父亲，又在哀姪之中生女。天道好远，此女焉得有不淫贱辱及在家门姓氏者耶？不必多叙。

且说郑氏当日偷那爱奴，因那阮最冷淡他，是无可奈何，将小厮来解馋。后来守了寡，小厮是故交了，自然撇他不得。不想这小厮渐渐胆大，以为说主人已死，主母除我之外，尚还有何人敢为彼之小夫？便不是当日小心。每同郑氏睡时，就拿出小丈夫的样子来，凡事要凭他的心性。郑氏心中甚怒，却说不出口。久欲撇他，无奈除他之外，再无（无）他人应急，只得强留备用。今遇了阮优，不但是小亲小叔，且阳物与干法具胜他几分，情爱甚笃。况又有公公时常来点缀，如何还稀罕那小厮？况恐或有泄露，岂不为公公小叔所轻贱？怎肯弃了这两个甜桃，倒去寻他那一枝苦李？遂将他撇在脑后，有多半年总不叫他进来陪睡。即白日相见亦不理他，后做出主母身分，有凛然不可犯之色，脸上一点笑容俱无。那小厮猜测不出，暗想道：偷了十多年汉子的妇人，从新又守起贞节来，决无此理。同我恩爱了这些年，何一旦薄情至此？今日晚间我硬走了去，看他怎样待我？到了掌灯后，他悄悄走到郑氏门口，轻轻将门一推。原来不曾拴，是开着等阮优的。他便挨身而入，走了进去。郑氏已经睡下，听得脚步响，只道是阮优来了，笑道：“短命的，你今日来的早。”小厮只当是说他，也笑嘻嘻的道：“我怕奶奶自己一个孤凄，故此来早些作伴。”郑氏听得是他的声音，忙把帐子掀开。见他正脱衣服，怒说道：“你来做什么？”那小厮不看势头，还笑道：“我来服事奶奶，还有谁呢？”郑氏恐阮优来撞见，忙裹着被坐起，怒道：“我当日一时失错，同你做那不正经的事，如今悔已无极。你快快出去，再迟一会，我便吆喝起来，你就了不成。”爱奴见他发怒，恐怕他当真一时喊叫起来怎处？慌忙抱着衣服，含恨抱愧而去。过了数日，小厮偶然张见郑氏往上房去了。他忙忙走到